

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您的位置: 主页 > 研究成果 > 研究论文 > >> 正文 智能搜索

## 见证与期盼 中央民族大学第十九届研究生代表大会导师致辞

时间: 2009-04-09 16:34 来源: 未知 作者: 张海洋 点击: 次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同学:

我代表本校历届的毕业研究生祝贺第十九届研究生代表大会召开。

感谢苏杰主席卸任前找我来讲这个话,给海洋一个向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会这个共同体提供奉献和互惠的机会。中国要构建和谐社会,我们要重建有神的社区。有神的社区就是一个定期地聚会和做仪式的共同体。我们从共同体中受益,就要为它奉献。物质精神都一样,众人拾柴火焰高,大河有水小河满。

荣誉和成绩固然要靠个人去争取,但本校的研究生院和研究生会毕竟给我们提供了展示自己能力的平台。我们要维护这个平台。将来走向社会,这里就是我们出身的地方,我们一生的精神家园和名誉所系。这里出了成绩,我们的脸上会有光。这里出了问题,我们的心里会有羞惭。这就是认同。它跟民族情感很有相似之处。认同总是意味着感恩、维护、回馈和奉献。我能回馈和奉献给各位的东西很少,只是一种心系共同体的精神。让我分时间、结构、需求和愿景四个部分来表述它。

### 一: 时间

1982年的中央民族学院录取了23名研究生。由于此前此后两年,学校招的研究生都没这么多,所以那也算得上是我们学校的第一次研究生大扩招。目前仍在学校教书的那一届同学有乌力吉、纳木吉拉、德力哥尔玛、杨圣敏和王建民等。我们当时靠着人多势众,酝酿成立了研究生会。研究生科长耿金生和左治国两位老师都支持过我们。当时直接管研究生事务的老师有现在出版社工作的宝玉柱和仍在研究生院的王治田老师。海洋当选那一届研究生会主席,虽然任职的时间很短。后来继任的龙平平同学现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曾经给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写过剧本。同专业的其他两个同学纳日碧力戈和关学君现在都在美国。先于我们的研究生兄长有的过世,有的退休,有的出国,有的调离,但王庆仁、陈长平、金刚等老师都还在学校教我们。这些人的任课导师,除了老干部处的朱宁、陈凤贤,中山大学的黄淑娉和在美国养老的陈永龄教授外,多半已经进入不朽的行列,或者都已经把他们的精神思想转世到我们这代人身上了。

26年两三代人的薪火相传说明一个道理:做学问就是一个没有止境的修炼和转世。永无止境是说学习的过程对于个人必然是有始无终的,但对于群体又是无限可持续的。学问就像文化本身,也像藏传佛教的修行。修行藏传佛教的人都要找到一个“本尊yidam”,立志学习它,天天面对它,思量它,模仿它,领会它的种种变幻形态,最终使自己成为它本身。在这个过程中,修炼者要逐渐地排空自我,让本尊占据和替换自物,最终使自己成为本尊的转世,即天人合一。

中国各民族的社会文化就是我们的本尊。我们要学会把自己的“小心”逐渐地变成民族、社会和文化的“大心”,让自己的生物小命与民族、社会、文化大命重合起来,进而能想其所想,行其所欲。这就是觉悟,就是开眼。开眼之后再让世界和社会,就会有“法眼”和“天眼”的深度,就能跟民族、社会和文化一起生息。用中国古人的话讲,那就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共同体生活。共同体生活会使人有生的本能life instinct,这种生的本能会使我们摆脱个体那种总是埋怨怀才不遇,发愁时不我待,抱怨韶华难留的死本能Thanatos。

### 推荐新闻

从社会发展史到文化生态学:中国民族政策摘要 本文基于对中国民族政策及其改革前观分析,结合当前民族工作典型案例,评.

### 最新资讯

- 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立法的意
- 制订反歧视法规和确立人类学一级
-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及其自治权问题
- 论中国民族经济学之路
- 论我国民族差异和民族发展差距的
- 中国少数民族双语的现状及对策
- 民族发展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
-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及
- 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创新与发展
- 从社会发展史到文化生态学:中国

## 二：结构

个体人生确实短暂。刚才讲的都已是26年前的往事。这26年加上我在吉林大学外语系读本科的4年，正好等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

30年来，我们这一代人用最好的年华，亲身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天，亲眼看到了它的每一个高潮和低点，亲历了它的每一个曲折和顺畅的路径。在此过程中，我们学校的研究生队伍也壮大到数以千计。其涨幅幅度能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并驾齐驱。从物质和数量的角度看，这些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但从结构上讲，26年或30年都只是南柯一梦、弹指一挥间或者一刹那。国家和学校能用30年时间把经济能量和招生数量提高几十上百倍，但面对几千年积累的社会文化和道德精神，我们能做和已经做的就很有有限。

很多人认为思想解放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成绩。我作为直接受益者不否认这点。但如果解放了的思想只是个体功利主义而不是人的道德水准，不是国家的文明形象和社会悲天悯人的普世情怀，不是儿童的幸福感和老年安全感的增加，不是中华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对于自身文化自信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增强，那个成绩就不值得夸耀。我们就要讲“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我们都承认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也充分理解它的难处，但更要看到它在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本身发展需求方面积累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在生态资源，社会公正和民族文化遗产方面积累的赤字和欠帐。对照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而承认这些赤字和欠帐，这就是科学发展观。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就是要用“以人为本”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来鞭策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推动国家和社会尽早把这些赤字填平补齐。面对这些工作任务，我们既要有“老牛自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的自我鞭策，又要通过履行教师职责来培养和转化学生和社会，使大家都用法眼和天眼来看待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年的现实，看到中国社会当前和今后有哪些改革需求。

## 三：需求

今年是2008年。再过三年中国就要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了。辛亥革命是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的标志，也是中国产生现代民族问题的根源。中国自从走上这条道路，就注定要面对两大问题：一个是三农；一个是少数民族。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土地，也包括农民的社会地位和农耕文化的归宿。现在化分做工业化和城市化就需要土地，而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因此三农就必然是中国长期和基本的社会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的性质也是一样，只是顺序要倒过来讲：少数民族问题的核心是文化（包括语言和宗教）的价值和归宿，社会地位和自然资源。这是因为现代化不仅要城市化和工业化，还要构建民族国家即做nation-building。这就需要尽量地统一各民族的文化。由于文化是各个少数民族的命根子，因此少数民族也必然是中国现代化中必然要面对的一个长期和根本的问题。

三农和少数民族之于中国，有着同样的重要性。我们不知道没有了农民的中国是不是中国，只知道日本和韩国的农民已经是高贵的弱势群体。虽然农民对这两个国家的经济贡献已经不大，但他们还是特别重视农民的力量和声音，因为它代表着国家的文化根基。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不到全国10%，但民族自治地方占到全国领土的64%，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更占到全国文化总量的90%。中国文化的根基除了农村、农业和农民，还有50多个少数民族。因此，少数民族事务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始终有着关系全局和影响长远的地位。如果有人问没有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国是不是中国，我们可以肯定地讲：那样的中国就一定不是中国。中国的历史虽然有24-25部，历史上的朝代虽然有10多个，但能让中国人感到自豪的朝代始终是有着很多少数民族的汉、唐、元、清，而不是与此相反的明和南宋。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三农和少数民族不仅是中国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是中国认同和重要根基和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动力。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概要分两个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政治体制改革。过去30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共中央为农村改革做出的重大决定不下3-4次。每一次重大决定的核心都是两个：一是给农民吃定心丸，肯定他们的土地使用权；二是给国家公务员和投资者划禁区，告诉他们不能侵犯农民的哪些权益。

中国的市场经济、科学支柱和由发展带来的矛盾冲突却影响着少数民族、民族自治地方和各民族的传统文化。西部开发以来，各项活动 in 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势头更是有增无减。因此，中国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发展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也越来越多。少数民族文化在国家发展中的命运和前景，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的权益分配，少数民族公民的社会权益和少数民族学者作为国家主人翁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阐释权利，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这些问题之所以出现，是因为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深刻地中国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的利益主体，包括跟少数民族打交道的主体，已经由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一变为市场经济时期的多元多样。但与此同时，今日中国公民关于少数民族的国情知识却比以前匮乏。面对这样的新情况，中国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民族研究成果需要发展创新来确立话语权，民族工作也要提高质量和效率来体现主导权。我们要代表国家和社会来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长远目标、主导战略、行动导向和监督规范。我们要适应社会需求，全力引导中国社会正确认识民族问题，通过申张保护少数民族权益，沟通民族情感的社会公正话语来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并为此提出妥善的改革创新建议。

中央民族大学地处北京，既靠近国家政治中心，又聚集着边疆少数民族学者。本校的研究生是中国各民族的精英人才。面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我们怎样做到使自己的研究有用？怎样推动国家和社会建立和巩固公平意识，积极地填补国家改革开放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社会公平和文化遗产方面积累的社会文化赤字？这是我们大家必须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我本人作为本校的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的主任向本校的研究生，也向北京其他的高校的研究生代表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在中央民族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建立少数民族研究学人研讨创新工作平台，欢迎各位同学随时来这个平台上活动，贡献知识和凝聚理念。

第二，在前面这个研讨创新平台的支撑基础上，开办“知识与共识网站”，把我们知道的情